

老槟城

老生活

老槟城叙述老槟城的情调生活、童玩、
时尚行业、牛棚马房、旧婚俗等
有血有肉，有色彩，有声音，有味道！

杜忠全
著



文化08

老槟城 · 老生活

杜忠全 著

大将出版社



大将出版品第297种

文化
08

老槟城·老生活

作者：杜忠全

照片提供：杨开隆、陈耀威、陈耀宗、杜忠全

社长：傅承得

发行人：傅兴汉

法律顾问：吴汉强律师、王瑞隆律师

副总编辑：刘艺婉

助理编辑：郑美玉

出版：大将出版社（马来西亚）

发行：大将出版社（马来西亚）

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(473710-T)

21-A, Jalan SG 8/7, Taman Sri Gombak,

68100 Batu Caves, Selangor D. E., Malaysia.

Tel: 03-61883266 Fax: 03-61885266

E-mail: mentorp@streamyx.com

Blog: blog.yam.com/dajiang

印刷：佳印贸易公司 PERNIAGAAN YAKIN

16 & 33, Jalan Mewah 3/5, Pandan Mewah,

68000 Ampang, Selangor D. E., Malaysia.

第1版第1刷：2008年3月31日

第1版第2刷：2009年12月1日

定价：RM 18.00

著作权所有·侵害必究

图书分类：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杜忠全, 1969-

[Lao Bincheng, lao sheng huo]

老槟城·老生活 / 杜忠全著

（千秋文化；08）

ISBN 978-983-3941-28-5

1. Penang--History. 2. Penang--Social life and customs. I. Title.

II. Series.

959.5113

本书如有缺页、破坏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本公司调换。

槟城的阅读位置

从个人回忆读杜忠全的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

傅承得

我不太敢给杜忠全这本书写序，所以拖延许久。

不太敢，是因为槟城离我太近，又太远。

太近，因为它是生长的地方。廿岁以前，它是我天地的中心，我的亲友全在这里，我的喜怒哀乐全在这里。

太远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好好“认识”这座岛屿。

我知道亚依淡的许多路许多树，在那条黑水河里捉过孔雀鱼、钓过黄鳗，还在水瀑泄洪时泡在河里游泳，一条条米田共也在河里游泳。回家后我挨骂挨打，等待下回重犯。

我也曾和阿明、阿风玩过玻璃弹珠、制造“打战”用的“卜卜枪”、用牛皮胶拉风筝线、捉蝇虎养在火柴盒用来打架、在露天羽球场或划地为牢玩“咖哩队”、爬上果树边玩捉迷藏边偷吃半生熟的红毛丹。有人欺负我弟弟，我和他拼了，双方拳来脚往十五分钟，始终不曾打伤对手一根毫毛，事后再对骂彼此“肉脚”。

少年维特时期的我，爱上路面铺满小小黄花的苏格兰路。每年3、4月，路边古老壮硕的青龙木，总答应我来一回生命的美丽和凄迷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包括在升旗山顶遥望夜里的乔治市，它像缀满七彩宝石的披风；包括在葛尼道海边，牵手、喝酒、唱歌，闲聊

到晨曦初露。

我最爱是海。后来也常向外人夸口：在槟岛任何地方，只要十五分钟车程，你就会遇见海。许多时候，我坐在岩石上，独自看着海面闪闪的阳光，像一道笔直向前的路。有一天，我终于“觉悟”，原来它说：你必须走出这座岛。

结果留台四年，回槟两年，此后就长居雪隆彭边境。每年回槟几次，探亲、演讲或办活动，发现它的面貌改了，路名改了，方向也改了。甚至，连性情也不太一样了。

我驾车迷了路。也不算迷路，景物还认得。只是路，从前不是这样走的。

是。我必须说，羞愧的说：我是个迷路的老槟城。

那年那个骑脚踏车赤裸上身风驰电掣、骑摩托载着女友拉风乱飙、与友好带着爱人在丁宜海边餐风宿露的少年，如今，迷了路。

直到那么一天，二弟交来上千张家庭照片。都是黑白的，主要是父亲当年玩相机时拍的。

久违了的人事物，重新映入眼帘。我一一扫描存入电脑，记忆却像海潮翻卷沙滩，童年和那年代的槟城，开始显现散片，企图合成完整的书。还有一些，是我的“史前”故事。

我看着双亲结婚的照片。爸爸仿佛得意，妈妈不太高兴。他们在植物园拍外景，妈妈的婚裙在地上开张如满月。她的脸也像满月。周边是黑白的草、树和池塘。孩子出世后，也有在植物园拍的照片，在那条小溪捞鱼玩水，在树下石椅拍全家福。然而，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，就突然中断了。1966年，父亲不再为家人拍照了。从此以后，植物园就不再出现在我的家庭故事里。

然而，因为这些照片，我决定重新“认识”植物园。我找书来看，

了解它过去的历史及现有草木的名字。1796年，马来西亚的第一座植物园。东印度公司收集种籽，在此育苗再往外输送。日治时期，蝗军在莲花池畔挖掘隧道储存军火。1956年，我妈拍婚照的地方，是规则几何图形布局的花园。带着孩子和相机，我边走边拍，这是雨树，这是炮弹树，这是凤凰木，这是怡保树。

后来，陈耀威带我一家游老城区。后来，杜忠全交来这本书。过去的我，回来重新认识槟城。也许，也重新认识自己。

我常在书里遇见槟城，但大多零星杂碎。吉尔斯·弥尔顿（Giles Milton）的《荳蔻的故事：香料如何改变世界历史》（*Nathaniel's Nutmeg: How One Man'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*），告诉我槟城浮罗山背豆蔻的由来。诸如此类，像槟城的断简残篇。

杜忠全的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不一样。他说的是半世纪前的民间故事，主要是华人真实的人事物。时间有了，空间有了，人物故事有了，老生活的主题也有了。这本书因而有了明确的阅读位置。

它仍然是历史的片断，却是活生生的片断，有血有肉，有色彩，有声音，有味道，有特定的时空。它带领读者“回到”现场。历史里的民间生活现场。这座城市这样活过，这些人这样活过。我（也可能包括你）的童年和长辈，曾经这样活过。

活在这些熟悉的称呼里：柴埕前、甘榜内、过港、万脚兰、五葩灯、沓田仔、社尾万山、弯头仔、春满园、摩拉……我边读边用槟城福建话在心里念，也许时空错乱，耳中竟响起电影《搭错车》主题曲〈酒干淌卖无〉的几句：“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……”

仿佛，散片恢复完整，陌生重回熟悉。但我毕竟离槟城太远，我问妈妈：甘榜内在哪里？万脚兰在哪里？五葩灯在哪里？弯头仔、春满园

和摩拉在哪里？

我开始明白：其实，消逝的不会完整重现。但我喜欢听我妈说。她，就是槟城的过去和现在，圆满和温暖。她就是“我的”槟城。像奥罕·帕慕克（Orhan Pamuk）的伊斯坦堡，就是他的，不是任何人的伊斯坦堡。这座城里，有他的家人，有他的“黑玫瑰”。

我有五颜六色的玫瑰。我是说：放在自己的记忆里，这座城和杜忠全的这本书，有了缤纷动人的阅读光谱。

读一本书，能读到个人的部分记忆，我要感谢杜忠全。

这么说来，槟城离我还不太远，还不算太陌生。

这是“我”的阅读位置。也因此我敢提笔。

如果你不是槟城人，那你有没有阅读位置？

我说过了：时间有了，空间有了，人物故事有了，老生活的主题也有了。这本书因而有了明确的阅读位置。

如果它不落在读者的回忆位置，一定也会落在历史、文化或旅游等某一明确的阅读位置。

因此，这是一本好书。

2008年3月12日，槟城改朝换代第四天

回家的仪式

代自序

回家

“是这样的，回家总是要绕一大圈的。”

不记得在谈什么的时候，一个从北回归线飞来的老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然后我一个劲地点头称是。

的确就是这样，而我的回家，就是从当年的离家开始的。回家，我的历程是这样：在大洋边上的北方海岛，好不容易才盼到离家的旅人，那当儿终于体认自己思念生根的地方，毕竟还是自己那赤道边缘的小岛，以及岛上的山、山下的万家灯火，以及那些荧荧灯火底下属于自己的一盏日光灯，当然还有灯下的人们。从那岛回到这岛暂时停留，最终又选择到更南方的岛国——这个抉择纯粹是因为离乡的路程比较近，方便逐月回返自己的岛一解乡愁。千禧年降临之前的几个小时，我才终于收拾细软，先后越过兀兰和新山两地的边境关卡，回到了陌生却不无亲切的吉隆坡（千禧年之前，我到访吉隆坡的次数应该不超过三回的），在大包提小包背着又匆忙赶路的狼狈境况下，些微感染了国人迎接新世纪的街头欢腾，接着才在午夜时分站在八打灵某个角落的夜空底下，一边抬头远眺灿烂的元旦烟花，一边对身边的小伙子说：

“Oh, Happy Millennium!”

“Oh, Happy Millennium!” 他也笑嘻嘻地回说。

Happy Millennium，终于回来了，千禧元旦的烟花底下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。回来了，就在泡过了台北和新加坡的车来人往穿梭忙碌之后，我先让自己在吉隆坡市区晃荡三两天，然后才继续回家的路程，回到自己的岛自己的家。

“我爱老槟城”

回到了岛上的家，回到了自己的根的所在地，稍后也开始上班了，但原来我依然继续着回家的路程，远还没有让脚跟回到土地。

继续回家的路程，因为除了让自己一直都很享受的岛上生活之外，我还在思索或寻索：沿着南中国海绕了个圈回家之后，我怎样才能“进入”或融入自己生活的这个岛屿时空？这个岛我们当然是很熟悉的，但其实也很陌生，除了课本上穿插的没有血肉的三言两语之外，它究竟跟 we 有着什么样的连系？或者，就这么说了吧：我们当下生活的进行模式，究竟是如何从过去先辈们的手里，慢慢地演变成我们当前的这副模样？在汲汲钻营的琐碎日子之外，我们与脚跟底下的土地，究竟有着怎么样的血脉连系？我们的生活，究竟是如何在历史时间里一路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从往昔过渡到今天？

在学院上班，然后就来了一群学生。我一直留意到，有个学生来上课或在外头参与活动时，总是穿上一件T恤，上头印着几个斗大的方块字，招摇过市地向人展示“我爱老槟城”的宣言。我爱老槟城？好吧，我爱老槟城，可是要怎么去爱？我认识或知道的那么一群人，他们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：有人透过维护或修护古建筑的实务工作来倾注自己的乡土情感、有人透过学术考察与研究来挖掘与梳理这块土地的历史、有人热情洋溢地操办与参与活动来激活乡土文化的记忆，当然，也有人不断地游走街头，随处拍照以捕抓刹那的永恒，更有人提起画笔描摹城市

的影像……嗯，如果我也爱老槟城，喔，是的，我也爱老槟城，但我能为自己的城做一些什么呢？

从民间艺人的记忆开始

认识谢清祥先生，是个奇妙的机缘。存心寻找老槟城的生活记忆，最初是一种莫名的牵引，让我突然怀想起小时候听民间艺人占签弹唱的声音与画面。余生也晚，记忆很是零碎，为了限期完成应允下来的口头报告，我着意找寻并拼凑时代过来人的记忆片段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有人好意地提点我说，不妨去找这个人吧，他保留了很多过去的生活记忆，也许能提供你这方面的什么资料。我主动找上了谢先生，把话题聊开之后，发现他没办法在自己锁定的弹唱艺人方面给我重要的线索，却有着其他更丰富的过往记忆。口头报告告一段落，随后的系列文字也大致整理发表了，我跟谢先生的老槟城谈话，却长期给延续下来。

跟谢先生之间的老槟城话题，后来互为默契地形成了每周的固定面谈。有时我们设定主题一直谈下去，没谈完的就“且待下周分解”，他活似专为我一人做老槟城说书一般；有时没有特定的谈话主题，我们只是循例见面聊天，却也会不经意冒出一些对我来说相当新鲜有趣的湮远故事。民间艺人的整理与书写暂告一段落之后，我当作“革命业已成功”，再没有新的念头了。听谢先生谈老生活，最初纯粹是“我想知道，所以我听你说”，不抱持任何任务或目的。只是，在谈话的过程里，我习惯边听边摘录一些梗概来备忘就是了。一晃眼就半年有余，累积了相当数量的谈话纪录之后，有一次，谢先生随口问我，打算如何处理这些写得七歪八斜的东西呢？我不假思索地答说，没问题的，待我慢慢把它们整理了写出来，就像早前处理陈同同的演艺生涯那样吧……

老槟城书写

慨然允诺之后，我还是带着许多的疑虑，来着手整理并书写从谢先生的“生活考古”得来的记忆片段。开始提笔写作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究竟想要完成一件什么样的成品，心里和笔端都没有个谱——这跟早前处理陈同同事迹的情况很不一样。首先，我还不确定这般零碎的市井生活记忆，究竟该放在哪条脉络处理；再来，这究竟是一种庶民的历史还是我个人的文艺书写？如果是历史书写的话，我毕竟不是这个学术背景出身的，恐怕拿捏不准，或许还会处理失当；如果是文艺书写的话，那里头显然并没有我自己的经历，散文太虚构了，小说则只得一些细节的零件，血肉骨架还差得远呢！

后来的呈现方式，就是这一系列文章所展现的面貌了。从午后的谈话出发，再以文字来归结，那终究是老人家记忆深处的老年代生活，引发了我一窥究竟的好奇，这是至关紧要的主观因素——从谢先生的生活旧忆，我总无法阻止自己去联想或猜度父母亲生活的年代，或者更久远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老年代，喔，原来他们是这么样过日子的……

更重要的是，在老槟城的系列书写里，谈话之外的资料检阅与文字拼凑，这整个过程，后来终于让我有了脚跟着地的踏实感，这也才确实地完成了回家的仪式。书写老槟城，虽然到后来我逐渐有了一种想法，觉得类似这样透过拼凑文字来缀拾生活老记忆的书写，端出来的终究只是“半成品”，但是，这也无妨，生活匆忙且时光悠忽的，暂且就这样了，以后的事，就将来再说吧。

致谢

最初化为文字的老生活篇章寄投到报馆之后，很快就得到了善意的回应，这是一股莫大的鼓舞力量——《南洋商报》方志版（现为“根”

版) 的刘务求先生乐以接受, 并且函覆鼓励这样的书写。这, 其实是这一本书最终能累积成形的关键因素。此外, 在断断续续的书写与发表过程中, 陈剑虹老师的鼓励、前辈何乃健的关爱、傅老的赐序等等, 这里一并致谢了。

2007年11月28日, 槟城

目 录

- 3 ♣ 槟城的阅读位置
从个人回忆读杜忠全的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 / 傅承得
- 7 ♣ 回家的仪式
代自序
- 15 ♣ 老乔治市的流动风景
- 21 ♣ 老槟城生活风情画
- 41 ♣ 老槟城生活琐碎录
- 53 ♣ 老槟城的情调生活
- 66 ♣ 老槟城·老童玩
- 78 ♣ 老槟城的时尚行业
- 92 ♣ 老槟城的鼓货郎
- 101 ♣ 老槟城的牛棚与马房
- 108 ♣ 老槟城博彩纪事
- 118 ♣ 老槟城元宵十五纪事
- 123 ♣ 老槟城旧婚俗纪事
- 147 ♣ 老槟城结婚喜宴纪事
- 158 ♣ 附录：《老槟城·老生活》各篇完稿日期



说故事的人（左）和写故事的人（右），1943对1969。（杜忠全摄）

老乔治市的流动风景

老槟城，充满着老记忆。老乔治市的老建筑四处林立，许多老建筑都开着一扇扇面向历史的老视窗。这些在时间的流动之间开而复掩、掩而复开的老窗，里头都曾藏着一双双大大小小的眼睛。许多临窗窥视城市流动的眼睛，都随着日子的流逝而被时间之流卷走，进而沉淀为无言的历史了。

城市在时间的进程里继续流动，未被推倒而幸存的老窗口，依然对着大街的人流开而复掩。但是，有谁还会记得，那些曾经在这一扇扇老窗跟前出现，如今已被岁月冲刷得荡然无存的流动风景呢？

出生于1943年，童年以至青少年时期都在乔治市市区住宅林立的三条路（Presgrave Street）度过的谢清祥先生，回忆幼时生活经验中的老乔治市，有些甚至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湮远记忆，但从他口里娓娓道来，那些人和那些事，影像总是依然清晰……

收字纸老人

二战之前，市区的许多住户，都会在屋前的柱子边上摆一个小木箱。这样一个小木箱，当时是专门用作存放废弃的字纸的。这些字纸因为写着文字，因此不能像一般垃圾那样随意丢弃，必须另作处理。

放在木箱里的废字纸，每天都会有老人前来收取。据知，专门收取字纸的老人家，每几条街总会有一位，惟只限在乔治市市区。

这些老人取走了字纸之后，究竟是作何处理，则不详其事。而且，随着战后英国殖民当局恢复治权，槟岛市政局向每一户人家都分发了垃圾桶，这些专供投放字纸的木箱子也就失去作用。但是，战后多年，许多住家的门前，依旧保留着这样一个小木箱。只是，木箱里头装的，已不再是字纸，而是一些杂物。战后成长的一代，也就只能从上一代人的口中，听到一些关于收字纸老人的故事。

这种字纸需另作处理，不可任意丢弃的风俗，或许相当多青壮年不会感到陌生。幼年时总不时有老一辈的人在耳边提点我们：不许坐在报纸上、不许坐在书本上、不许把书本搁在地上……这，或许就是儒家尚文的传统文化落实到民间生活，因而形成的惜字敬书的古老民俗。

老一辈的人总会提醒家中的小孩，糟蹋书本或亵渎文字，“孔子公”是会生气的，将来读书就不认得字，不识字就只能卖劳力，永远都不能出头。这种尚文惜字的古俗，应该就是促成收字纸老人出现的文化因素了。

战前的槟州华社，特别是“新客”社会中，入学率并不高，一般文盲对文字总怀有崇敬的心理，加上中国人长久以来皆抱着读书识字以进仕途的功利心态，所以面对这些手写或印刷的字体时，总是直观地认为“功名利禄皆在其中”。因此，原本只作为沟通符号的文字，便在这种文化心理之下，被赋以神圣的性质了。

无论如何，搁置在木箱里任由收字纸老人带走的，并不包括旧报纸。半个世纪以前的老年代，教育并未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，报纸也未深入到各家各户。因此，虽然已过期，旧报纸却仍然是相当珍贵的废弃字纸，一般人家都会存留起来，再论斤两地卖掉。市面上的买卖交易，当时也尚未以旧报为包裹纸，小吃摊一般多是用香蕉叶来包扎食物。同为废弃的字纸，旧报纸的身价较为特殊，由此可见其一斑。